

天才儿童,为何泯然众人?

——0-3岁那扇正在关闭的窗

王德生 著 · 据《SDE 0-3岁婴儿教育发生学》· 约万字 · 二〇二六年七月 · 约 0.8 万字

方仲永的故事,今天仍在上演

一千年前,王安石写下《伤仲永》。方仲永五岁能诗,出口成章,乡里惊为神童。可他的父亲把他当作赚钱的工具,四处炫耀,不再让他学习。十几年后,王安石再见到他,那个曾经的神童,已经"泯然众人矣"——和普通人再无分别。

这个故事的通常读法,是感叹"后天教育的重要"——因为没有继续培养,天才荒废了。这没有错。但如果我们把目光,从"上学以后"往前挪,挪到生命最初的那几年,会看见一个更普遍、也更隐蔽的版本:不是那些五岁能诗的神童荒废了,而是**几乎每一个婴儿,本来都是"神童"**——他们生来就是这世上最惊人的学习机器,只是绝大多数人的那份惊人,在还没被任何人看见之前,就已经悄悄地"泯然众人"了。

《SDE 0-3岁婴儿教育发生学》这本书,正是从这个几乎被所有人忽略的地带出发。它提出一个尖锐的判断:0-3岁,是人类教育学最大的一片**荒漠**。不是因为这个年龄的孩子不需要教育,恰恰相反,而是因为现代教育学长期把"教育"理解为课堂、教材、老师、课程、考试——于是,一个还不会说话的婴儿,就被默认为"还没到受教育的年龄"。可正是在这片被当作"教育之前"的荒漠里,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学习,正在以最惊人的速度发生。而我们,大多茫然无知。

三年里,他从混沌中长出一整个世界

先看看一个婴儿在头三年里,究竟完成了什么。这份清单,会让任何一个成年人自愧不如。

他从一个几乎分不清自己和世界的混沌状态开始。几个月内,他要发生出"身体图式"(知道手脚是自己的、身体的边界在哪);发生出"客体永久性"(知道妈妈走出房间不等于消失了,这是极深的一步抽象);发生出空间感、深度感、因果感(推一下,东西会动)。到一岁多,他要在完全没有语法书、没有单词表的情况下,仅凭浸泡在语言环境里,破解出母语的整套音系和语法——这是人类已知最复杂的学习任务之一,他却在两三年里就大致完成了。他还要发生出自我意识(照镜子知道那是"我")、发生出对他人心思的最初理解、发生出情绪的调节能力。

这就是这本书要我们首先看清的事实:"天才"不是少数人的天赋,而是每个婴儿的**初始配置**。那份对世界贪婪的好奇、那种不知疲倦的探索、那种从错误中飞快学习的能力,是每一个人生来就有的。问题从来不是"如何把一个普通孩子变成天才",而是——这份人人都有、惊人的发生能力,后来到哪里去了?为什么它在大多数人身上,慢慢地黯淡、迟钝、直至"泯然众人"?

我们一直以为,教育是"往里装东西"

要回答那份能力去了哪里,得先戳破一个几乎人人都有、关于教育的根本误解。这个误解是:教育,就是把知识、技能、规矩,从外面"装进"孩子里。孩子是一个空容器,教育就是往里填。填得越多、越早,孩子就越"优秀"。

正是这个"填装"的隐喻,催生了今天铺天盖地的早教产业:识字卡、英语启蒙、数学思维、右脑开发、才艺竞赛……把本该属于学龄期的"填装",一路提前到了婴儿期。仿佛谁往那个小容器里填得更早、更满,谁就赢在了起跑线上。这本书对此的态度非常鲜明:这不是教育,这是对婴儿发生能力的**粗暴打断**。

这个区别,是这本书的全部枢纽,值得说得再透一点。"填装"的教育,主角是外部的知识和施教者,孩子是被动的接收方——他被塑造、被灌输、被训练。而"发生"的教育,主角是孩子自己,他是主动的发生者——他在探索、在试错、在自己长出对世界的理解,而成人的角色,是为这个自发的过程提供土壤、守护它不被打断。前者制造的是"被填满的容器",后者守护的是"正在发生的生命"。一个**孩子的那份"天才",恰恰是他自发的发生能力;而"填装"式的教育,常常正是掐灭这份能力的那只手。**

不是教会他什么,是守护三样东西

那么,一个孩子的"发生"到底需要什么条件?这本书用 SDE 的三个维度,给出了一个清晰的框架。它不是三个要教的科目,而是三个要守护的条件。

E,是纠缠——足够厚的关系土壤。婴儿的一切发生,都根植于他与照护者、与环境的互动之中。一个被温柔回应的婴儿(他哭,有人来;他笑,有人应),会在这种稳定的互动里,发生出最根本的安全感——而安全感,是一切探索的地基。一个安全感充足的孩子,才敢于离开母亲的怀抱,去探索那个未知的世界。E,就是这份关系的厚度、回应的稳定、环境的丰富。它是发生的土壤:土壤越厚、越活,长出的东西才越茂盛。

D,是差异——足够活的探索路径。婴儿是通过一个个"差异"来学习世界的:这个和那个不一样、推一下会动、松手会掉。他把一切能抓到的东西塞进嘴里、扔在地上、反复开关抽屉——这些在成人看来"捣乱"的行为,恰恰是他在主动地制造差异、探索因果、建构对世界的理解。D,就是这份探索的自由。守护 D,意味着不去粗暴地打断孩子那些看似无意义的探索,不用"标准答案"过早地填满他自己正在摸索的路。

于是这本书那句最核心的话,水落石出:**0-3岁教育的根本任务,不是教会孩子什么,而是提供足够厚的 E,守护足够活的 D,等待并支持 S 在孩子身上自然显露。**教育不是制造儿童,而是为儿童的发生提供条件。这句话,把教育者从一个"塑造者""填充者",还原成了一个"园丁"——园丁不能把植物拔高,他只能松土、浇水、除虫、给足阳光,然后信任种子自己会长。

没有课本、没有老师,他却学会了最难的东西

要真正体会婴儿那份"天才"有多惊人,只需看一件事:他如何学会说话。这件我们习以为常、以为理所当然的事,其实是人类已知最复杂的学习任务之一——而婴儿,在没有任何人"教语法"的情况下,仅凭浸泡在语言环境里,两三年就大致完成了。

想想一个学外语的成年人:他有教材、有单词表、有语法书、有老师、有明确的学习目标,还常常学了很多年,依然说得磕磕绊绊、带着口音。可一个婴儿呢?没人给他一本语法书,没人给他讲什么是主语谓语,没人给他划重点。他只是听——听周围的人说话,听那些连成一片、没有明显停顿、混杂着各种语气和情境的声音流。然后,他要独自从那团混沌的声音里,破解出:哪些音是有意义的、词与词的边界在哪、什么样的语序是对的、一个词在不同情境下的不同含义……这是一项需要惊人的模式识别、统计推断和抽象能力的工作。

这个奇迹,给了所有教育者一个深刻的提示。如果连"说话"这样复杂的能力,婴儿都能在自发的、充满互动的探索中自己习得,那么这说明:孩子内在那台"发生引擎"的能力,远比我们想象的强大。他不需要被填鸭,他需要的是一个充满真实互动、允许自由探索的环境,然后——他自己会长出惊人的东西。反过来,如果我们不信任这台引擎,急着用"填充"去替代他的自发探索,我们其实是在用一种远为低效、也远为粗暴的方式,去干扰一个本可以自然发生的奇迹。婴儿学说话的方式,就是大自然给所有父母的一堂示范课:最好的学习,是被守护的、自发的发生,而不是被灌输的、被动的接收。

有些能力,错过了那个窗口就很难再来

"0-3岁那扇正在关闭的窗"——这个说法不是一个煽情的比喻,它有着相当坚实的依据。教育史上,蒙台梭利曾提出著名的"敏感期"概念:儿童在特定的发展阶段,会对特定的能力表现出极强的、几乎不可抑制的学习冲动和吸收能力;而一旦错过这个窗口,同样的能力,就要花费大得多的力气,甚至再也难以完全获得。

这本书用SDE发生学的语言,给"敏感期"提供了更深的解释。为什么会有敏感期?因为一个能力的"发生",需要特定的条件在特定的时机汇合。在敏感期里,孩子内在的发生冲动(D)最活跃、最强烈,他的整个身心都准备好了要发生某种能力——这时,只要有足够的环境滋养(E),那个能力(S)就会喷薄而出、自然显露。而一旦过了这个窗口,内在的那股发生冲动减弱了,同样的能力再想获得,就失去了那股最强劲的内在动力,只能靠后天费力的、事倍功半的努力去勉强补上。

理解了敏感期,你就明白为什么0-3岁如此不可替代、又如此不可挽回。它不可替代,是因为这三年里,一扇接一扇最重要的窗依次打开,一个人一生中最根本的能力,都在这些窗口里奠基。它不可挽回,是因为这些窗一旦关上,就很难再完全打开——你没法让一个错过了语言敏感期的孩子,回到那个时机重来一遍。这既是一份沉甸甸的提醒,也是一份珍贵的指引:它提醒每一个照护者,0-3岁不是"还没到教育年龄"的等待期,而是一生中最关键、最不可重来的教育发生期;它也指引我们,在这个阶段,最该做的不是急着填充知识,而是敏锐地看见孩子每一扇正在打开的窗,然后为那扇窗背后正在发生的能力,提供最丰厚的滋养。守住这些窗,就是守住一个孩子一生的可能。

越早、越满,未必越好

理解了发生、理解了敏感期,我们再回头看今天铺天盖地的早教乱象,就能看清它们的问题所在。这些打着"科学早教""不输起

跑线"旗号的产品和方法,很多恰恰是建立在那个被戳破的"填装"误解之上的——它们的共同逻辑是:越早、越满、越多,就越好。

比如,让还在牙牙学语的婴儿看识字闪卡。支持者说,这能"开发大脑""提前识字"。可从发生学看,这个年龄的孩子,正处在通过真实的、多感官的互动来探索世界的关键期——他需要用手去摸、用嘴去尝、用整个身体去感受一个真实的苹果,才能发生出对"苹果"这个概念的、鲜活立体的理解。而一张平面的、抽象的识字卡,把这个丰富的发生过程,压缩成了机械的符号记忆。孩子或许能"认出"那个字,但代价是,他本该用来做真实探索的宝贵时间和注意力,被这种低质量的符号灌输占据了。

更深一层的伤害,是这类早教可能悄悄地改变孩子与"学习"这件事的关系。当学习从一件"我主动想去探索、充满乐趣的事",变成一件"被要求完成、被评价对错的任务",孩子那份与生俱来的、对世界的好奇和热情,就可能被一点点消磨。一个在婴儿期就被大量识字、算术任务追赶的孩子,可能还没上学,就已经对"学习"产生了隐隐的厌倦和抵触——而这份厌倦,可能会跟随他很久很久。这是"赢在起跑线"最大的陷阱:你以为你在让孩子领先,实际上,你可能正在亲手掐灭他一生学习热情的火苗。真正的智慧,不是比谁装得更早更满,而是懂得克制,把孩子那份宝贵的好奇和自发,完好地守护下来,留给他自己去发生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。

不是被"教坏"的,是被"打断"的

现在可以回到那个核心问题了:每个婴儿都有的那份"天才",后来到哪里去了?为什么那扇发生的窗,在大多数人身上慢慢关上了?这本书的回答是:它不是被"教坏"的,是被**打断**的。是那份自发的发生能力,在一次次不当的干预中,被一点点掐灭了。

想想那些日常的场景。一个婴儿正专注地反复把积木扔下去、捡起来、再扔下去——他正在做一项关于重力和因果的深刻研究。可大人觉得这是"捣乱",一把把积木收走,塞给他一个"更有教育意义"的识字卡。探索被打断了。一个孩子正兴致勃勃地用勺子把饭抹得到处都是——他正在研究手、勺、饭之间的关系。可大人嫌脏嫌乱,一把夺过勺子亲自喂。探索又被打断了。一个孩子对着一只蚂蚁看了十分钟,那是他全神贯注的观察。可大人急着赶路,一把抱起来就走。专注,再一次被打断。

更隐蔽的一种打断,是过早的"填装"。当一个本该在自由探索中发生的孩子,被按在书桌前认字、背诗、做题,他自发的、鲜活的发生过程,就被替换成了被动的、机械的接收过程。他或许能更早地认出几个字、背出几首诗,让家长在人前有面子;但代价是,那份最珍贵的、主动探索世界的能力,被这种过早的填装悄悄挤走了。他赢了起跑线上的几个字,却输掉了那台让他能跑一辈子的发动机。**这,才是"泯然众人"最真实的机制——不是缺少了填装,而是那份人人生而有之的发生能力,在填装和打断中,被磨钝了。**

是"孩子-照护者-环境"这个整体

这本书还有一个极重要、也极容易被忽略的判断:0-3岁教育的对象,根本不是"单个婴儿"。它是"婴儿-照护者-环境"这个不可分割的**整体**。

这个判断颠覆了通常的想法。我们总以为,教育是施加在孩子身上的:改变孩子、训练孩子、开发孩子。可这本书指出:在0-3岁,孩子的发生,和照护者的状态、和环境的质地,是深度纠缠、无法分开的。一个焦虑的、被压力淹没的母亲,很难提供那种稳定、从容的回应——而这种回应,恰恰是孩子安全感(E)的来源。一个混乱、紧张、缺乏互动的家庭环境,也很难成为孩子发生的沃土。**你无法在不改变土壤的情况下,只改变种子。**

这既是解脱,因为它把父母从"必须成为完美的教育技术专家"的焦虑里松了绑——你不需要懂多少早教方法,你需要的是先照顾好自己、经营好那个家的氛围。这也是责任,因为它提醒我们:孩子那份发生能力的存亡,不取决于你买了多贵的教具,而取决于你自己是不是一个稳定、温暖、愿意回应的人,取决于你的家是不是一个让孩子敢于探索的地方。父母的自我成长、家庭的关系质量,本身就是最深的教育。你想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,不如先让自己和这个家,成为能孕育那样一个人的土壤。

少一点"教",多一点"看见"

说了这么多"不要打断""不要填装",那么在正面的意义上,父母到底能为0-3岁的孩子做什么?这本书的答案,朴素得近乎平淡,却指向了教育最深的地方。

第一,是**提供厚的 E**——给足稳定的、温暖的回应。孩子哭了,去回应;孩子发出声音,去应和;孩子伸出手,去牵。这种一来一回的互动,不是溺爱,而是在为孩子构筑那个一切探索得以展开的安全地基。一个知道"我发出信号、世界会回应我"的孩子,才会对这个世界建立起最根本的信任,才敢于放开手去探索它。

第二,是**守护活的 D**——把探索的自由还给孩子。当孩子专注地做一件事(哪怕是反复扔积木、把饭抹一身、盯着蚂蚁看),忍住那个想去"纠正""引导""教他正确做法"的冲动,让他自己去探索、去试错、去发现。他的"捣乱",十有八九是他在做一项你看不懂的深刻研究。守护这份专注、这份自发,就是守护他那天才的发生引擎。

你会发现,这三件事,没有一件是"教"。它们是回应、是守护、是看见。这恰恰印证了那句核心的话:教育不是制造儿童,而是为儿童的发生提供条件。最好的0-3岁教育,不是父母做了多少"教育动作",而是父母有没有克制住那些会打断孩子发生的冲动,有没有提供一个让孩子能安心地、自由地发生的环境。少一点急于求成的"教",多一点安静专注的"看见"——这看似什么都没做,实则是为孩子那份天赋的发生能力,守住了最珍贵的生长空间。

那些看似无意义的,恰恰最有意义

如果说这本书要为一件事正名,那一定是"玩"。在很多急于"教育"孩子的成人眼里,"玩"是浪费时间、是不务正业,是要被"有意义的学习"所取代的东西。可从发生学看,这是又一个天大的误解——对0-3岁的孩子来说,**玩,不是学习的对立面,玩,就是学习本身,而且是最高效、最深刻的学习。**

看一个孩子在"玩":他把积木叠高,又推倒,再叠高,再推倒,乐此不疲——他在研究平衡、重力、因果。他把水从一个杯子倒进另一个杯子,洒得到处都是——他在探索体积、流动、容器。他假装用积木打电话、给玩偶喂饭——他在演练语言、社会角色、想象。他反复地把东西藏起来又找出来——他在巩固那个深刻的"客体永久性"概念。在成人看来,这些都是"无意义的玩耍";可在每一个"玩"的动作背后,都是一场关于世界如何运转的、严肃的科学研究。

所以,当你看到一个孩子专注地、忘我地玩耍时,请不要急着去"教他点什么"、去"引导他做更有意义的事"。那一刻,他正在做他这个年龄最重要、最严肃的工作。你能做的最好的事,是保护这份专注,提供丰富的、开放的玩耍材料(不必昂贵,一堆积木、一些水、一些日常物品,往往比声光电的"益智玩具"更好——因为前者留给孩子探索和想象的空间更大),然后退到一旁,让他自己去发生。一个被允许充分玩耍的童年,不是一个被浪费的童年;恰恰相反,那是一个孩子的发生引擎被充分滋养、他一生的好奇心和创造力被牢牢守护的、最富足的童年。会玩的孩子,才会学;而一个从小就被剥夺了"玩"的孩子,失去的,是他探索这个世界最原初、也最强大的动力。

真正的起跑线,是那份没被磨掉的好奇

"不要输在起跑线上"——这句话制造了无数父母的焦虑,也催生了整个提前填装的早教产业。但读懂了0-3岁的发生学,我们对"起跑线"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理解。

在"填装"的逻辑里,起跑线就是"谁装得更早、更多"——谁家孩子更早认字、更早开口说英语、更早会算术,谁就领先了。于是父母们拼命地往那个小容器里填,生怕落后。可这本书让我们看清:这条"起跑线",很可能是一条**反向的赛道**——那些在起跑线上拼命填装、以打断孩子自发探索为代价换来的"领先",恰恰是在磨损那份真正决定一生的东西。

所以,如果真有一条起跑线,那它一定不是"谁装得更满",而是"谁的那台发生引擎,被保护得更好"。一个在0-3岁被允许充分探索、其好奇心和自发性被珍视和守护的孩子,哪怕他三岁时一个字都不认识,他也带着一台完好的、强劲的发动机走向未来。而一个在0-3岁被过度填装、其自发探索被反复打断的孩子,哪怕他三岁时已经能背几十首诗,他那台最珍贵的引擎,可能已经受了损。**前者看似落在了起跑线后,实则赢在了终点;后者看似赢在了起跑线,实则输掉了那场真正的、一生的长跑。**

每一个孩子,都是一个正在发生的奇迹

回到方仲永。他的悲剧,通常被归为"没有继续教育"。但从0-3岁发生学的视角看,还有一个更普遍的悲剧,每天都在无数个家庭里,以更隐蔽的方式上演——不是天才没被继续培养,而是每个孩子与生俱来的那份天才,在生命最初的几年里,还没被看见,就已经在填装和打断中,悄悄地黯淡了。

这本书最想扭转的,正是这个悲剧。它想让每一个照护者都看清:你面前那个还不会说话的婴儿,不是一个"还没到受教育年龄"的、有待填装的空容器。他是这世上最惊人的学习机器,是一个正在以最快速度、从混沌中长出一整个世界的、正在发生的奇迹。他不需要你把他"制造"成什么,他需要的,是你为他那份正在发生的能力,提供足够好的条件,并且——不要打断它。

教育不是制造儿童,而是为儿童的发生提供条件。读懂了这句话,你看孩子的眼光会变。你不会再急于把他填满、把他拔高、把他塑造成"别人家的孩子";你会开始有耐心地、满怀敬意地,看着他用自己的节奏,一天天地,把那个属于他自己的世界,从内部发生出来。而这份看见、这份守护、这份不打断的耐心,就是你能给那个"天生的天才",最好的礼物——让他那扇发生的窗,尽可能长久地、明亮地,敞开着。因为每一个孩子,本来都是一个正在发生的奇迹;我们能做的,是不要成为那个,让奇迹提前结束的人。

本专栏的长文,出自同一台机器的反复拷问:同一个问题,九个方向轮番追问,普通基底与 SDE 提智基底同台对照,每一个判断都要当场交出失败的条件。带上你自己的问题,去问下一问——免费,无需注册,浏览器直接用。